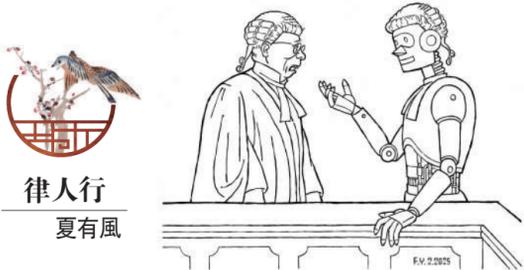


# 我的新同事:AI律師



圖：凡禹

律人行  
夏有風

去年律師所來了一名新同事：AI律師。它是律師所與科技公司聯合開發的法律智能機器人，已經過律師所內六千多位律師一年多的培訓與調教。幾周前我帶新同事參與一場談判，它幫上忙了嗎？

當時對方堅稱香港公司的財務報表無需審計。我清楚記得香港《公司條例》明確要求香港公司審核其財務報表，但想不起來那是九百多個條款裏的哪一條，於是我趕快請新同事查找相關條文。

AI律師立即回答：「第383條。」我隨即翻查第383條的原文，卻沒有看到關於審核財務報表的規定。因此我又問：「是第383條的第幾款？」它馬上答道：「第383條第1款。」我又看了一遍，確實沒有，於是我要它援引相關部分的原文。它沒有直接回答：「由於版權原因，我無法提供第383條的原文。不過，我可以為你總結一下要點：《公司條例》第383條規定，公司的財務報表必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註冊會計師進行審核。」

我又細細地將第383條看了兩遍才鼓起勇氣問它：「你確定是第383條？我在這個條款中沒有找到關於審核財務報表的規定。」它馬上改口：「對不起，給你帶來了困擾。讓我說明一下，有關規定其實在《公司條例》第405條第1款。」第405條並沒有第1款，但算了，第405條確實是我想找的那條。

在這番問答中，最令我意

外的不是AI律師會出錯，而是它能如此輕易地動搖我的專業判斷。即便我擁有超過十年的執業經驗，即使條文就在我的眼前，但當AI律師以堅定的語氣重複那個錯誤的答案，並且「生成」條款細節時，我竟然開始質疑自己的理解是否有誤。不知不覺之間，我已經更相信AI的回答，而懷疑自己的專業判斷。

學術界稱這種現象為「自動化自滿」(automation complacency)，即人類過度信賴智能系統的傾向。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目前集中在自動駕駛和工業自動化領域，但這種依賴心理其實普遍存在於所有運用人工智能的場景，包括法律領域。當科技公司大力宣傳人工智能的高效與便捷之際，我們更需要清醒認識並公開討論它的局限性，否則我們對人工智能的過度信賴或會釀成大錯。這意味著律師應該謹記：AI律師只是實習生，必須在人類律師的嚴格監督下工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科技引發的自我懷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自我懷疑恰恰體現了人類與人工智能的根本差異。AI給出答案時斬釘截鐵，而人類的思維過程往往伴隨着質疑和反思。正是這種懷疑精神，推動我們不斷探索、突破和創新。當我向AI提出這個觀點，它稱讚道：「正如培根所說：『懷疑是真理的影子，它永遠指向光明。』」說得真漂亮！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句話培根沒說過。



准風物談  
胡竹峰

夫夫地噓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大地吐氣為風，一旦風起，千萬個洞孔會發出巨大的聲響。此說《齊物論》有記，不愧是莊子，氣魄如南陽卧龍，精神似渭水非熊。大地生風，自然而然，生生之德大哉壯哉。念樓說古人寫聲音，莊子最好，歐陽修略遜一籌：

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縱橫鏗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

《秋聲賦》裏說秋聲，似乎用力過猛，恕我不恭敬了。好在那文章不為及物，而是說人。年輕時候喜歡歐陽修文章，近年卻喜歡他的詞，上承五代，下啟兩宋，清俊疏朗之姿，花間旖旎，催發東坡斜陽一樹繁花。

舍下存有民國周黎庵點校版《遊山日記》，舒白香說廬山由朝至暮之音，亦簡潔有情趣：「晴涼，天籟又作。此山不聞風聲

日蓋少，泉聲則雨霽便止，不易得。晝間蟬聲松聲，遠林際畫眉聲，朝暮則老僧梵唄聲和吾書聲。比來，靜夜風止，則惟聞蟋蟀聲耳。」聲音入耳比形色在眼更為格高，非虛靜時則不能察。風聲、泉聲、蟬聲、松聲、畫眉聲、誦經聲、讀書聲，齊作混雜，廬山天籟、地籟、人籟接續交織，渾然一團。

《巢林筆談》中龔煒說自家事，夜泊燕子磯，鄰人船上有人吟詩，酸腔聒噪，頗不耐煩。恨不過，他們幾個人縱歌饒亂，有人開口發調，有人吹笛相和，風濤鏘激，一會就聽不見那些「風雅士子」的吟哦之聲。此真痛快事。

晚清時，有個叫朱舜香的山陰士子，秋夜無眠，於枕上戲詠聲音，一氣寫出四十八種：

高槐發怒聲，竹子作恨聲，落葉墮下台階聲，插向窗戶發出破紙聲。擊鼓沉沉聲，敲鑼寥寥聲，小樓幾陣橫笛聲，長街巡夜人打梆子聲。鄰家犬吠聲，池魚躍水聲，樹上鳥兒啾啾聲，竹籠裏有鸚鵡亂叫聲。歌女招徠聲，野貓追趕聲，牆根傳來蟋

蟀聲，空屋樑上不時老鼠聲。重門叫喚聲，層樓答應聲，村夫打酒歸家聲，推門又關門的開合聲。窗下剪刀聲，窗前讀書聲，婦人家飲恨吞聲，小兒飢餓啼乳的哭聲。竊竊私語聲，夢話喃喃聲，啾啾呀呀小女嬌聲，爺娘哄勸孩子疼愛聲。撥弄算盤聲，紡紗織布聲，松風隱隱波濤聲，火爐上水開了沸騰聲。風吹瓦鳴聲，人離座位聲，手指連連叩戶聲，點染煙管抽動咕咕聲。帳觸觸窗聲，窗環相疊聲，檐前玉馬撞擊聲，行走時叮噹噹環珮聲。清涼颯颯聲，風過走廊聲，花陰濕土有蟲聲，沙灘聽到螃蟹爬行聲。遙聲與近聲，長聲和短聲，孤枕難眠聽雞聲，盼天亮時寺廟晨鐘聲。這些聲音大多久違了，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聲猶如此，人何以堪。隨時間走遠的不僅僅是一代代人物，還有一節節聲音啊。人世間多少聲音，最終消於無形。無處可尋，大音希聲，又或者這聲音去了別處，如流水信步遊走，不拘而往啊。

# 寒夜鐵鍋燉



人與事  
吳捷

哈爾濱的「冰雪大世界」未及玩遍，零下三十攝氏度的氣溫，已把人凍成僵硬的冰棍。趁腿腳還能邁得動，三十六計走為上。原始的對溫飽的欲求，化作不知從哪裏來的力量和直覺，一路揪着你的鼻子、拽着你的手臂，牽着你的心弦，飛過米飯炒菜，掠過日料俄餐，目不斜視，提氣狂奔，奔到離你最近的一家鐵鍋燉店，滿心想着推門撲入，開懷大嚼。

豈有此理……店前竟有十來個人排隊等位，一個個裹着厚棉大衣縮頭縮腦，一副堅忍不拔非此不可的表情，冷眼瞟着新來乍到的你。你只得按捺下寒的焦慮，小心護着希望的星火，轉悠到長隊末尾，往下拉了拉帽子，往上扯了扯圍脖，手揣在口袋裏，跺腳冷得發麻的腳：等！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冰天雪地，地老天荒，直到你像塊冰兒都凍透了，變成半透明狀的時候，「三位嗎？裏邊兒請！」

進店熱氣撲面，眼鏡片蒙上一層厚厚的白霧，朦朧中跟着服務員的幻影，左繞右拐，來到一個開放式小隔間。拭淨眼鏡，看清面前是一塊炕形桌，中心嵌着黑漆漆一口大鐵鍋，鍋沿與桌面齊平。「來個『大豐收鍋』！」你說。「好嘞！」須臾，師傅端來一大盆食物，乒乒乓乓，盡數滾入鐵鍋：焯過水、上了糖色的拳頭大小的排骨，兩寸來長的黏玉米段兒，拇指粗的淡綠色油豆角兒，切成滾刀塊兒的土豆，肥肥厚厚的長茄子條兒，濃濃的秘製醬料……一口大鍋，擠得滿滿當當。倒入開水，桌下燃起柴火，鋁製大鍋蓋一摺：「等着吧！」

火一點着，溫暖勁兒就上來了。臉的裏層還是冷的，外表卻被室內和眼前的熱氣熏蒸，冷熱相激，挺舒服。旁邊四家已經吃得熱火朝天，丟帽卸衣，頻頻落筷，屢屢舉杯，面泛桃紅，呼三喝四，「兄弟(dei)」、「老哥」之類的混叫，令人好生羨慕。然而自己面前這口鍋，卻依舊不動聲色。

師傅被喚來，微微一笑：「要燉一陣兒呢，等等，別急！」見我們眼竄餓火，忙不迭送來一盤涼皮，權作安撫。細切的



鐵鍋燉是東北道地特色菜。資料圖片

黃瓜絲兒清涼，芝麻醬、醬油和醋濃郁鮮香，可惜都是涼的，填不滿胃裏翻滾的無底洞，溫暖不了仍然是堅冰的身體。

鋁鍋蓋嚴嚴實實壓着，看不見鍋裏乾坤。想揭開一窺究竟，又擔心跑了鍋氣，欲速不達。「怪不得剛才在外邊等了那麼久。」你尋思。畢竟，鐵鍋需要一些時間預熱，不像普通的炒飯炒菜，咄嗟立辦。英諺「A watched pot never boils」——心急水不沸，心急吃不了熱豆腐。眾目睽睽之下，鐵鍋好像一點動靜也無。在飢寒到了極點之後，忽然到來的外部溫暖，自然而然會一再提醒你：你的內核，仍然寒冷又空虛。

又不知過了多久，你已餓成前胸貼后背的薄薄一張照片。只見師傅悠然飄來，左手執巨鏟，鏟中是蔥花、蒜末、大把的香菜；右手捧瓷碗，碗裏盛着和好的玉米麵、豆麵和白麵的稀糊。瓷碗擱在桌上，一手揭開鍋蓋，鍋中的紅橙黃綠不負所望，已然在咕咕嘟嘟沸騰，轟轟烈烈的肉香醬香，爭先恐後四下逃逸，先就讓人安慰而滿足地嘆了口氣。把一大鏟蔥蒜香菜拋入，稍作攪拌；右手快速探入瓷碗，撮起小團麵糊，往鐵鍋內層的邊緣貼去。「撲一嘶」隨即輕按慢攪，使之成扁橢圓形。如此，將鐵鍋上半部貼滿了一圈黃澄澄的麵餅，是為「擘餅子」。蓋上鍋蓋，再燜煮一刻，揭蓋：「好了！」

三雙筷子風疾電閃探入鍋中，搶起流淌垂油的大塊排骨，無怨無悔地讓肥厚的肉一口口燙着唇舌暖着腸胃。土豆酥融若沙，豆角綿軟如雲，玉米甜糯，茄子不勝其柔嫩多汁，都浸透了鹹鮮的醬料，融化

了從腳底到頭頂的冰核。厚衣服穿不住了，帽子丟到一邊，越吃越熱，越熱越想吃，耳朵都紅了，臉與鄰桌一樣，從內到外泛起桃花。麵餅熟了，也許是發酵過，隱隱約約嘗得出酒釀的甜香。貼着鍋的那一面有些焦脆，還可以蘸着越燉越黏稠的湯汁吃，當它吸飽鮮甜肥濃又尚未失去韌性時，手疾眼快，一筷撈出，即可欣享肉、菜、糧食的複合美味。正是那數小時的等待，拉足了飲食之欲的強弓，讓一鍋敦敦實實、不加修飾的大氣磅礴，獎勵冰雪中的忠誠和耐心。

滿滿的鍋，三個人拚了老命，才吃掉一半。食罷，打包，披衣，昂然踏入室外的黑暗和嚴寒。不過，此時腹中燃燒，臉上滾燙，誰還怕冷怕黑？

世上有些菜式，譬如牡丹蝦刺身、海膽汁煎蟹腿、黑松露鵝肝醬、牛油果蔓越莓芝麻菜沙律等等，很精緻，很好吃，有時擺盤擺譜，價格不菲，適合在水晶吊燈、落地長窗、現磨咖啡、古典音樂的環繞中，正襟危坐，允執厥中，如臨大敵執刀叉，櫻桃小口嘗細巧。不過一到冬季，一鍋沒有太多章法的亂燉，就足以將這些精緻菜打回原形。因為冬天的人類，渴求炙手可熱的蛋白質，無法拒絕火燒火燎的卡路里。所以鐵鍋燉、旋轉烤肉、芝士肉醬披薩、蜜汁叉燒飯、乾炒牛河、油潑辣子麵這類香濃味重、熱氣騰騰的路數，方便與家人朋友脫略形骸，盡可血盆大口、舔唇吮指，不用裝個架子端着，才最得歡心。

把人從內到外絲絲縷縷化作凍蘿蔔的寒夜，真的需要鐵鍋燉來拯救。



# 梅溪湖藝術博物館

位於湖南湘江新區的梅溪湖藝術博物館近日正式開館。開館首展包括：「真實的拓撲：國際媒體藝術展2025」、「美的歷程——湖湘文化藝術展」、荷蘭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個展「即刻歡聚」等四個展覽，內容貫穿古今中外，融合多風格、多維度、多媒介的藝術表達。

新華社



市井萬象

# 曼哈頓跳蚤市場

自由談  
海龍

紐約的跳蚤市場很有名，可惜我錯過了它最好的時候。二十年前，據說有人用幾十美元買到過暹羅藍，也有人在那買到過恐龍蛋。紐約本身就是五色雜陳光怪陸離的所在。雖然大家都見怪不怪，但上面的傳言還是挺誘惑人的。

跳蚤市場在哪？到處都有，卻又到處都找不着。廣義的跳蚤市場是各種小攤，移動的——固定的就不算了。跳蚤市場，顧名思義要踴躍着，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跳的也有，那叫二手商店或古董舖子。那裏東西貴得很，也失去了淘寶的樂趣。

曼哈頓跳蚤市場有季節性。因為它大都是露天擺在外邊的，需要好天氣。所以它在春秋較多，夏季也較繁盛，但冬季較少。它一般都是選氣候宜人的時節，等到遊人和潛在的買主出籠的日子才把貨攤開。跳蚤市場一般因地制宜。有的隨處練攤、見縫插針攤開就賣，賣完就閃，東西出手後就不再認

賬。有的地點則相對固定，比如說在紐約下城的格林威治村就比較集中。

格林威治村的跳蚤市場多選一些停車場、露天遊藝場所，交叉路口空地甚或中學操場等——有的中學為了集資賺點錢，在周末出租操場。

跳蚤市場賣些什麼呢？一般它賣舊衣物、舊傢俱雜物、舊電器、照相機、玩具，各種陳設、燈具和餐具；還有就是舊書刊、郵票、錢幣和種種說不清的玩意兒。我通常對後面的幾類感點興趣。

溜（不能叫逛）跳蚤市場靠有耐心和興致，也特別耗時間。但你如果真去了就急不得，沙裏淘金嘛。我去過跳蚤市場不少但淘金不多。這裏能看到不少舊物：二百年前從歐洲來的移民大都是義無反顧的，瓶瓶罐罐都帶了來。後輩人不稀罕這些陳舊物品，扔了覺得可惜，就仁瓜倆棗地在車庫或後院賣了。這些舊物後輾轉流到了跳蚤市場。因

此，在這兒有時候也能見到些有趣的物件。比如，我在這兒買到過一些小件銀器，很古老耐看的；也買過百年前的鷹洋，是晚清小說提到的那種，花的錢很少，跟它們回爐化成銀水賣銀子的價錢差不多。還有一盒舊郵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一疊明信片才要價二十美元，可以循環寫成一篇短篇小說的，可惜那時我沒買。

跳蚤市場也有傳奇。聽一個商販說，有一年一個電影劇組需要老物件道具，聰明的製片人打上了跳蚤市場的主意。他來這兒真的找到很多有用的舊傢俱和舊物件。最後的結果是皆大歡喜。拍電影是最燒錢的買賣往往一擲千金，他們買新的東西做舊要花雙倍的錢而且看上去一眼假。跳蚤市場的舊物都舊到包漿但卻是白菜價——興奮的製片人一下子包買了幾個跳蚤市場。據說拍完了電影他還保留了幾件沒捨得扔，拉回荷里活成了真的古董傳家寶。

但作為普通人，買跳蚤市場上的東西卻需要有些知識有眼力勁兒。有一次我跟一位法國友人去跳蚤市場，他買了幾把不起眼的通火棍和炭鏟之類使我發笑。沒想到次日他開車帶我去將它們轉賣到了紐約東區六十幾街麥迪遜大道的古董舖子裏，轉手就賺了幾百美元。據解釋我才知道，這些物件是過去有錢人家燒壁爐配套的零件。現在城裏有暖氣不再用它們了，而有別墅豪宅的富主兒卻很稀罕這些東西。我朋友發現的這些東西上面有貴族的家徽，他過去做過古董傢俱生意懂行。

跳蚤市場在紐約生機勃勃生意不斷。有的博物館常派人巡迴遠達格林威治村的跳蚤市場。那裏有時還真能碰到好貨。美國報紙刊登哪裏發現了文藝復興大師的油畫，哪裏又有人撿漏買到了珍稀瓷器，這些傳奇除了出現在鄉野古董小店，還會在跳蚤市場。